

哲学史

15 伊壁鸠鲁哲学

作者：惠顿学院的亚瑟·霍姆斯博士

今天我想先从伊壁鸠鲁学派讲起，但先谈谈昔勒尼学派。好的。考夫曼在他对这一时期相关资料的导论中，将昔勒尼学派和犬儒学派（我们稍后会谈到）都称为苏格拉底学派。

然而，当你阅读他们的著作时，你会觉得他们与苏格拉底截然不同；或者当你了解他们时，你会觉得他们与苏格拉底截然不同。所谓的“苏格拉底式论断”仅仅代表了一种出发点，而非一种共识。无论是昔勒尼学派还是犬儒学派，他们的出发点都是苏格拉底那句著名的格言：“认识你自己，认识你自己。”

自我认知有关，而自我认知又能引导灵魂的提升。这一点与昔勒尼学派和犬儒学派并非完全不同，但他们对灵魂的理解以及他们认为的提升之道却截然不同。昔勒尼学派尤其突出，因为他们显然是享乐主义者。

也就是说，善即快乐。而这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快乐追求，因此是一种利己主义的享乐主义。我的快乐，利己主义的享乐主义。

但就伦理学史而言，我认为，他们是第一个明确倡导最大限度享受、最大强度和最大即时性的思想流派。最大限度享受、最大强度和最大即时性。这是一种极端的享乐主义。

那么，他们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呢？他们又是如何从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推导出这个结论的呢？嗯，认识你自己的目的是为了了解什么能给你带来快乐。如果你知道什么能给你带来快乐，什么能给你带来愉悦，那么你就可以追求快乐。因此，自我认知就成了享乐主义的工具。

了解昔兰尼人是一种感官体验。而正是通过感官体验，我们才能享受快乐或感受痛苦。我们把愉悦的感觉称为“善”。

我们渴望它们。那些我们称之为“坏感觉”的痛苦体验。我们试图逃避它们。

每个人都只是追求让自己获得最大的愉悦感。

现在，还有几点需要说明。他们认识到，放纵过度会导致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感到疼痛。因此，他们想要避免这种放纵过度的情况。

换句话说，要掌控自己，掌控环境。在这方面要讲究理性。当然，讲究理性只是达到享乐主义目的的手段。

明白了吗？这种描述正是昔兰尼的阿里斯托波斯的典型特征。昔兰尼当然位于北非。“昔兰尼人”这个词也正是源于此地。

另一位与此相关的人物是赫加修斯，他虽然是享乐主义者，却对人生持悲观态度，这一点尤为突出。也就是说，他认为我们所能获得的最大快乐就是完全没有痛苦。我们实际上无法创造出任何多余的快乐。

今生，既然最幸福的结局就是无痛苦，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结束这一切。于是，他成了一名自杀咨询师。

据说他被解雇是因为学生流失。这也能理解。但这结果却很有意思。

但这并非此类案例的唯一案例。首先，关于自杀伦理的文献浩如烟海。最早可追溯到黑格修斯，而到了20世纪，法国存在主义作家阿尔贝·加缪也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原因。而且，那些为自杀寻找理由的人，往往是出于享乐主义的考量。出于享乐主义的考量。

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最大限度地减少痛苦、最大限度地享受快乐，而快乐又不可能有剩余，那么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痛苦，还剩下什么呢？你看。这就是当时的理性化过程。昔勒尼学派是享乐主义伦理的一个有趣的开端。

这是一种极端的享乐主义，但很快就有所缓和。随着时间的推移，昔兰尼学派逐渐融入了日益壮大的伊壁鸠鲁学派运动。伊壁鸠鲁学派是一种更为温和的享乐主义。

较为温和的版本。在伊壁鸠鲁主义中，有两个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的名字，一个是伊壁鸠鲁本人，显然，这种思想正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另一个是公元一世纪的罗马诗人卢克莱修。

卢克莱修。他的著作《物性论》是一首篇幅很长的哲学诗。有无韵诗译本可供参考。

如果你对那种描绘完整机械宇宙论并由此展开感官知觉、伦理学和政治理论的诗歌感兴趣，而所有这些都浓缩在一首篇幅宏大、篇幅很长的无韵诗中，那么，务必看看《万物之本性》。由于《万物之本性》的内容相当宽泛，一些现代版本将其更名为《宇宙之本性》。当然，这样也同样具有包容性。

只是这名字听起来比《万物之本性》要好听一些。什么是万物呢？嗯，就是整个宇宙万物，你看。而这才是这首诗的真正主题。

那么，伊壁鸠鲁的诗篇，关于事物的本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卢克莱修的诗篇，实际上是对伊壁鸠鲁在公元前三世纪所做的工作进行系统化和进一步发展的尝试。卢克莱修在公元前一世纪，伊壁鸠鲁在公元前三世纪。

他们强调的快乐概念，称之为“ataraxia”。ataraxia。懂一些希腊语的人会认出这个词前面的否定前缀是 α 。

动词 tarasso 的意思是骚扰、困扰、殴打，也就是击打。所以，按照他们的定义，ataraxia 就是摆脱身体的痛苦和灵魂的烦恼。

身体摆脱痛苦，心灵也摆脱烦恼。所以，快乐与痛苦的问题与身体和灵魂都息息相关。明白吗？身体摆脱痛苦，心灵也摆脱烦恼。

一些评论家指出，伊壁鸠鲁之所以提倡节制，可能是因为他患有胃溃疡，不得不避免身体上的痛苦。因此，他至少在享乐主义的肉体层面有所节制。但无论如何，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满足的生活。

一种远离一切干扰、不安或骚扰的满足生活。正因如此，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才对快乐进行质的区分。而要区分快乐的数量差异则容易得多。

这比那更痛苦。这比那更快乐。但一旦你开始尝试这样做，你就会发现，其中的差别并不完全在于数量。

你可以说，给牙龈麻醉的牙医比不麻醉的牙医造成的疼痛更轻。这种量化比较容易。但是，牙痛和失恋的痛苦该如何比较呢？我的意思是，这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

如何比较它们呢？定性方面的问题要困难得多。然而，它又至关重要。因此，他们关注的是定性上的区别，这些区别不是用数量来衡量的，而是用高质量与低质量来衡量的。

高质量与低质量的对比。当然，高质量的乐趣在于与好友相伴的快乐，在于学习的乐趣。

生活在公正的社会中是一种乐趣。顺应自然所需，而不是一味地过度放纵。这才是更高层次的快乐。

关键在于，更高层次的快乐本身就更具内在的愉悦感。友谊就是如此。

好伙伴。学习。等等。

更根本地说，这就是他们所追求的那种享乐主义。但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试图将这种享乐主义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

而它所依据的形而上学是原子论，是德谟克利特的原子唯物主义。现在，请记住德谟克利特。让我们回到前苏格拉底时代。

你早就被警告过，我们必须随时掌握它们。但德谟克利特是多元论者，他认为万物都由空旷空间中的原子构成。这些原子是由某种宇宙涡旋产生的，涡旋带动着各种形状和大小的原子旋转。

它们结合形成更大的化合物。而这一偶然过程所产生的一切，最终造就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嗯，非常非常相似，唯一的区别在于卢克莱修和伊壁鸠鲁的观点。

也就是说，他们不相信宇宙漩涡会使万物旋转，而是采取了一种在他们看来更为显而易见的经验主义观点：一切都在不断崩塌。

所以原子的自然运动就是垂直下落，垂直下落。正是这种运动中发生的碰撞，才产生了化合物。现在，为了理解他是如何阐述这一点的。

让我们从第 454 页开始来看伊壁鸠鲁的选段。从第 454 页开始。他在这里描绘的景象是这种唯物主义的经典景象。

这是一幅经典的画面，在文艺复兴时期，随着科学革命的到来而广为流传。

因为，正如你所知，16、17世纪发生了一场科学革命。伽利略、哥白尼等人的思想被推向极致，牛顿则将其系统化。这场革命标志着一种机械论解释方式的兴起。

因此，整个物理宇宙都可以用物质粒子在物理力作用下的运动来解释。而这种科学的拥护者们也经常引用德谟克利特的理论。

因为他是给他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人。事实上，当我们谈到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和托马斯·霍布斯时，会发现他们也引用了德谟克利特。

并诉诸这种民主主义的原子论。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图景具有持久的重要性。当然，在某些方面有所更新。

好的，第 454 页。第一列的 454 页。中间段落，第二句话。

你首先会注意到这一点。万物皆不可能凭空产生。这是一句经典的希腊格言。

罗马思想中也体现了这种经典观念。拉丁语中，“ex nihilo nihil”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无中生有”的意思。

无中生无。不存在之物，便无法产生任何事物。这当然是所有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特征。

这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典型观点。元素是永恒的。在这种情况下，原子也是永恒的。

如果万物都由原子和空的空间构成，那么原子和空的空间就一定是永恒的，是未被创造的，明白吗？这就是基本原理。

事实上，他在下一段就是这样继续论述的。他说，存在的整体由物体和空间构成。而在下一栏，他又写道，万物的总和。

是有限的，因为原子数量众多。宇宙也是无限的。原子数量众多，宇宙也是无限的。

没有有限数，只有无限数。浩瀚无垠，无穷无尽。所以，基本要素其实很简单。

第455页，第一个完整段落。原子处于持续运动状态。永恒如此。

接下来的段落指出，它们从亘古就存在。原子和虚空。之后，他又说它们呈现出不同的形状。

形状各异，大小也略有不同。稍后，在 457 号公路上，如果你想查看的话，可以去 457 号公路看看。他指出，虽然它们的形状各不相同。

重量不同，尺寸不同。这是我们根据观察所能得出的全部结论。

后来人们所说的次要品质。

主要特性是指空间属性，例如大小、形状、空间占据、密度，进而影响重量。但次要特性则不属于主要特性。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特定感官所能感知到的特质，例如颜色、气味、味道、声音、触感和质地，而不是次要特质。

在16和17世纪，这意味着人们将第一性质视为客观存在的，即事物的属性、物理实体；而将第二性质视为主观的。

代表个人体验的特质。主观的。仅代表个人体验的特质。

要做出这种区分，就需要一套感官知觉理论。感官知觉是如何运作的？次要性质应该都是主观的。伊壁鸠鲁对此提出了一些关于感官知觉如何运作的见解。

第455页，第二栏顶部。新段落。他提到存在一些轮廓或薄膜，它们的形状与固体相同，但非常薄。

所以我们就看不见它了。这些透明薄膜会从物体表面剥离下来。如果它们是透明的，那么它们就没有颜色。

你看不见它们。但这些在空间中移动的影像会通过感官进入人体，例如通过眼睛，并在体内被感知。在被感知的过程中，它们会缩小，但形状保持不变。

于是，我们感知到了形状。没有颜色，没有气味。

不包含次要属性。因此，次要属性是我们经验过程中产生的属性，而非外部对象的属性。

明白了吗？这基本上就是约翰·洛克在17世纪末提出的理论。他认为，次要特质最终可能是由物理刺激与心灵、大脑和我们的生理机能共同作用造成的。但它们纯粹是主观的。

它们是主观产生的，没有客观现实。毕竟，在这个唯物主义机械论的世界里，想想丁尼生的诗句：“我能接受如此死寂的事物，为了我的凡人福祉而拥抱它吗？”这死寂的物质世界，无色、无味、无感。

明白了吗？这就是后来逐渐发展起来的那种图景，在伊壁鸠鲁的著作中也开始有所体现。如此看来，空的空间在各个方向上都是无限的。原子在空间中垂直下落。

那么，它们是如何碰撞并产生任何可能的变化的呢？答案是：组合。卢克莱修对此阐述得非常清楚。他认为，在下落的过程中，偶尔会有一个原子出于未知的原因偏离轨道。

卢克莱修的思想是摇摆不定的。这就像棒球比赛中投出的一颗漂亮的球，在飞行过程中会发生偏转，从而产生各种结果。这种摇摆不定的原子往往会引发连锁反应，就像高速公路上的碰撞事故一样。

碰撞接踵而至，组合不断发生。虽然听起来有些异想天开，但他想表达的是，自然界存在着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自然界存在着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

正是由于这种因果关系的不确定性，才产生了我们所说的人类自由现象。这种自由实际上发生在原本连续的因果关系出现断裂的时候。因此，正是这种因果关系的不确定性，使得我们能够做出不可预测的、自由的行为。至此，情况就逐渐明朗了。

再往前翻到第 459 页。459. 你会看到第二栏底部的编辑注释，说灵魂是由最光滑、最圆润的原子构成的。

最光滑、最圆润的原子。是的，所以你基本上是对灵魂持有一种唯物主义的观点。他说灵魂的一部分是非理性的，散布在灵魂的其他部分。

理性部分存在于胸腔之中，恐惧、喜悦等等情绪便由此显现。因此，灵魂由物质构成，遍布全身，是一种充满活力的精神。而灵魂，也就是那些微小、圆润、光滑的原子，在死亡时便会脱离肉体，因为它本身就是物质。

所以，永生并不存在。但他正是在这里解释了快乐的体验。因为如果灵魂的原子光滑圆润，它们就会感受到痛苦；粗糙的原子会使它们受到挤压和摩擦。

粗糙、锯齿状的形状会令心灵感到不适。而光滑、圆润的形状，就像你与好友交谈或理性讨论时感受到的那样，则能带来舒缓愉悦的感受。因此，疼痛体验背后存在着某种生理机制。

现在，剩下的就是谈谈理性了。什么是理性？嗯，理性其实就是心灵、灵魂的一种活动，它的确是由物理过程引起的，但它只是整理我们的经验并给事物命名，而命名本身也是整理过程的一部分。它整理事物，并给它们命名。

其结果就形成了一种纯粹约定俗成的语言使用方式。词语只有约定俗成的含义。但不仅仅是词语，还有我们在任何社群、任何社会中组织经验的方式。

因此，我们学习思考和理解事物的方式，我们对事物的理论理解，也完全是约定俗成的。所以，如果他谈论的是今天的科学，他就会持有一种约定俗成的科学观。也就是说，我们最好的科学理解仅仅是社会约定俗成。

谈论事物的传统方式。这种观点在科学史上屡见不鲜，一直延续到20世纪。当然，这绝非唯一的观点，但却是反复出现的一种现象。

那么，这封写给希罗多德的信的最后一段话出现在第62页和63页，他谈到了死亡。如果没有来世需要担忧，那么死亡就不必在精神上造成困扰。如果没有来世，那么身体上也不会有痛苦。

所以，如果死亡既不带来身体上的痛苦，也不带来精神上的困扰，那么死亡对我们来说就不是麻烦或困扰，你看。因此，也就消除了对死亡的恐惧。我想应

该指出的是，在东方宗教和神秘宗教的影响日益增强的情况下，这种观点在一些希腊化主义者和罗马人中相当受欢迎。

他们觉得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解放。现在，你可以在接下来的选段中找到这些成果，这些选段被标记为主要教义，其中前几页主要讨论了享乐主义、追求快乐以及如何适度但又不失其意义。但我想要提请你注意的是最后一页，也就是第466页，关于正义的评论。

个人主义者追求个人享乐而不顾他人遭遇是一回事，但对于一种更精致的享乐主义者而言，完全无视那些带来痛苦而非快乐的不公正现象，追求享乐则是另一回事。

如果我们谈论的是社会乐趣，是社会带来的益处，那么我们就必须拥有某种秩序井然的社会，才能确保这些愉悦的后果是可预测的、稳定的。

那么，我们所说的正义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请看第466页第31段开头的陈述：1. 自然正义是权宜之计的体现，旨在防止一人伤害另一人或被另一人伤害。

权宜之计的体现。33. 从来没有绝对的正义。

但只有在相互交往中达成的协议中才能实现。其目的是防止伤害的发生或遭受。因此，正义纯粹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

第34条：不公正本身并非罪恶。不公正本身并没有什么错。

体现在由忧虑引发的恐惧中。因为那些被委任惩罚的人终将发现不公正。

所以，你们不仅拥有传统的语言，不仅拥有传统的科学，还拥有传统的伦理。

一种约定俗成的伦理观。别无其他依据。毕竟，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由盲目的物质力量主导的世界里。

一个由原子构成的世界，除了基本的空间属性之外，别无其他。在这样的世界里，超越追求享乐的伦理基础又从何而来？根本不可能存在。因此，对正义的关注并非源于任何固有的权利。

并非出于人人平等的必要性，而仅仅是出于社会效用考虑。因此，这只是一种纯粹的约定俗成的安排。

除了享乐主义的后果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制约因素。很简单。嗯，正如我所说，这是一种系统发展起来的享乐主义。

从伊壁鸠鲁到卢克莱修，我们都能找到类似的例子。到了17世纪，我们会发现托马斯·霍布斯的思想也与之非常相似。

你们当中有人熟悉托马斯·霍布斯吗？他是17世纪的英国文人，如今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政治理论家。没错，他对宇宙和人性持有唯物主义的观点。

有点像原子论，有点像德谟克利特的。一种享乐主义伦理。一种基于生理学解释快乐和痛苦的伦理。

社会正义的概念是一种基于某种社会契约的约定俗成的安排，旨在确保某种形式的自我保护。享乐主义生活中的最低必需品是什么？

所以，卢克莱修确实提供了一种唯物主义体系的范式。我认为你会注意到，纵观思想史，这是否属于某种形而上学？

通常（但并非总是如此），某种形而上学会导致同一种伦理观。某种形而上学会导致同一种伦理观。但并非完全一致。

有时它可能会朝着两三个其他方向发展。但是，很多时候，享乐主义伦理是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产物。这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

好的，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或评论吗？查佩尔博士，卢克莱修会承认奇迹的存在吗？如果他承认，那会是他所采用的捷径吗？我认为他不会承认奇迹的存在。不过，我也不确定他对自然法的理解是否足够清晰。

能够区分自然与奇迹。你看，问题就在这里。如果我们所谓的自然法则仅仅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区分。

对现象的常规分类。那么，对于某些不寻常的行为，他也可以说：嗯，还有一项分类工作需要完成。

现在，在卢克莱修的著作中，有时很难区分诗歌传统和卢克莱修的诗歌传统。在诗歌传统中，诗人会祈求神灵的帮助。做。

你会看到的。还有真正的信仰。就他谈论神灵而非祈求神灵而言。

他认为他们充其量只是拥有血肉之躯的凡人，能力非常有限。当然，他们也可能拥有超人的力量。

但他们以后再也不能骚扰我们了。所以为什么要怕他们呢？你会明白的。事实上，卢克莱修说过，这正是他写作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驱散长期以来束缚人们的恐惧。迷信恐惧的束缚。还有什么吗？嗯，珍妮尔。

他有灵魂的概念吗？他使用“灵魂”这个词。和其他希腊人一样，他有。他倾向于将灵魂与生命联系起来。

本质上是同义词。与亚里士多德等生命力论者不同，他不认为灵魂是由不同于物质的东西构成的。

灵魂依然由原子构成。你会明白的。它并非某种生命力。

与柏拉图的二元论不同，灵魂绝非永恒的非物质实体。理性灵魂？不。

所以，灵魂只不过是不同种类原子的一种不同排列组合而已。但它和肉体一样，终将消亡。因为一旦那些细小、光滑、圆润的原子脱离肉体，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将它们维系在一起了。

它们只是扩散了。好的。大卫。

是啊，是啊。嗯，我想你可以说凡事都要适度。

我不确定我们是否必须从伊壁鸠鲁那里学习这一点。但如果你需要学习，那就从伊壁鸠鲁那里学习吧。不，我认为关于享乐主义最需要记住的是，从基督教伦理的角度来看，它的错误不在于将快乐视为善，而在于将快乐视为至善。

至善。包罗万象的善。毕竟，基督教伦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禁欲主义，并非将所有享乐都视为恶。

不，几乎没有。在德谟克利特和卢西弗斯那里是这样的。是的。

他们说万事万物皆有必然性。是啊，是啊。他们的想法一样吗？还是他们真的认为这个世界充满随机性和偶然性？是啊，他们仍然把因果必然性归因于物质过程、因果过程以及原子碰撞。

但其中确实存在随机性。我认为，抓住这种随机性或不确定性不放，然后说“啊，正是这种随机性使自由成为可能”，或许是个错误。就好像自由仅仅是一个随机事件一样。

如果自由有意义的话，那就意味着存在一个能够做出无需因果必然性的行为的主体。那么，谁能够做出无需因果必然性的行为呢？虽然它们确实具有某种随机性，这种随机性意味着无需因果必然性，至少也意味着无需可预测性，但我并不确定它们之中是否存在任何能够自由做出行为的主体。

从某种意义上说，随机行为仍然是因果链的一部分。它可能朝着随机的方向发展，但因果链仍然存在。

是的。顺便一提，在20世纪20年代，当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被发现时，有些人，比如约翰·杜威，就抓住这个原理说：“啊，这表明人类的自由是可能的。”这有点像伊壁鸠鲁和杜克莱修的做法。

你熟悉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吗？就亚分子层面而言……在一定范围内，我们无法预测参与运动的两个粒子的运动方向和速度。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已被赋予两种解释，这两种解释也适用于卢克莱修的不确定性理论。一种解释认为，自然界中确实存在不确定性，存在随机性。

另一种可能是，我们的仪器存在未知的影响，因此我们无法预测。换句话说，这可能只是科学无知的体现。我想，你也可以用同样的说法来解释卢克莱修式的转向。

这究竟是真正的不确定性，还是仅仅因为我们不知道原因？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好的，我们来看名单上的第二个学派：犬儒学派和斯多葛学派。这里我们又回到了苏格拉底学派，谈谈犬儒学派，大约在公元前400年左右。你或许可以看看考夫曼在他关于希腊化学派的章节前的引言，因为他用很长一段精彩的文字描述了昔勒尼学派的两位主要成员。

收回刚才的话，我刚才是不是说了昔勒尼学派的两大人物？犬儒学派的两大人物，我得查一下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了。真是记性不好，是安提斯泰尼和第欧根尼。安提斯泰尼，我想，可以说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反主流文化的典型代表。

他甚至完全不接受正常的居住安排，把浴缸当成了自己的家。他排斥一切有组织的社会和社团机构，坚持认为个人应该完全自给自足、独立自主。

他的生活方式如此极端，以至于人们给他起了个动物名字——狗。当然，希腊语中“狗”这个词是koune，而“犬儒学派”（Cynic）一词正是源于koune。所以，犬儒学派真是堕落到了极点，你看。

他们因其彻底的反主流文化、反建制的生活方式而被视为异类。我不会说他们是社会弃儿，但至少他们已经走出了主流，过着一种与主流格格不入的生活。第欧根尼也是如此。

据说亚历山大大帝听说过第欧根尼，便去拜访他，问他是否有什么事需要帮忙。第欧根尼回答说：“有，滚出我的视线。”这就是他对待权威的方式。

滚出我的视线。滚出我的阳光。滚开。

你挡住了光线。那种完全反建制的态度。因此，犬儒主义者的主要意义在于他们回归自然。

回归自然。自然界中什么才是适合我们的？这体现了一种张力，这种张力甚至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时代的雅典就已经存在：自然与习俗或惯例之间的张力。

你看，*phusis* 和 *nomos* 的区别。*Nomos* 的意思是法律或习俗。你看。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是一种“自然”伦理学，即“本性如此，本性如此”。你看，他所有的重点都在于“自然”。同样，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也根植于人的本性，包括灵魂的三种元素及其相应的德性。

但犬儒学派并非如此，他们同样关注回归自然，但他们对自然的理解有所不同。他们认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概念仅仅是希腊的约定俗成。你对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也有这种感觉吗？你认为他所阐述的那些特定德性……这些名字，在很多情况下，虽然并非全部，但都是希腊贵族的美德。

你看，辉煌壮丽也是一种美德。嗯，这听起来像是荷马史诗中描绘的古老贵族美德。

你看，愤世嫉俗者显然看穿了这一点。所以他们真的想回归自然，过一种更简单、更独立的生活方式。

抛开复杂的社会结构——这些结构显然是在雅典文化中发展起来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只是对其进行了改革，但本质上仍然保留了这些结构——一个人在其内在自我中是自给自足的，我们不需要财产。

我们不需要政府。我们不需要婚姻和家庭。完全独立。

请注意，“愤世嫉俗者”这个词流传至今的含义已经略有不同。这说得通吗？既有不同之处，又有相似之处。相似之处在哪里呢？没错，就是对既定的做事方式持愤世嫉俗态度的人。

好的。愤世嫉俗的人，就是对某些既定观念持怀疑态度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你就能看到愤世嫉俗者。

但不同之处在于，古代犬儒学派提倡的是一种更为积极的替代方案：自给自足的个人，回归一种非常简单自然的生存方式。

抛开文化的外在束缚。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这个问题的根本问题看作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所面临的困境，究竟是文化的产物，还是自然（包括人性）的产物？

现在看来，柏拉图将社会问题视为人性的产物，认为人性需要理性控制，这种观点是合理的。而犬儒学派则似乎将社会问题视为文化的产物。

所以我们需要回归自然。犬儒学派希望自然将我们从文化中拯救出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则希望文化将我们从本性中拯救出来。

反过来也一样。好吧。嗯，我想，你会说，犬儒主义的影响提供了道德起点。

斯多葛学派后来也采纳了这一点。毕竟，他们强调的是斯多葛主义的态度：不受不便影响，自给自足。

然而，要产生斯多葛哲学，仅仅依靠犬儒学派的伦理学是不够的。

昔勒尼学派共同孕育伊壁鸠鲁学派的方式类似。

明白了吗？那么，赫拉克利特呢？嗯，我希望你还记得，赫拉克利特是一位具有双重思想的思想家。自然界有两面性：主动的和被动的。

既有秩序，也有变化。存在着赋予秩序统一的逻各斯结构，也存在着一个炽热的蒸汽世界，它在持续不断的进程中不断变换着自身的显现。

事情永远不会重复两次。本质上，斯多葛学派的做法是采纳赫拉克利特的观点。宇宙论是形而上学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化的世界，它经历着循环往复的过程。先是剧烈的瓦解，一切都被烈火吞噬；然后，它又逐渐重建。

焕然一新。随后又是一次剧烈的整合。而赋予这宇宙变化循环过程秩序的，是一种秩序原则。

赫拉克利特称之为，没错，逻各斯。逻各斯。看好了。

早期教会是有意识地、刻意地接受了斯多葛学派的逻各斯（Logos）概念，他们直接借用了斯多葛学派的术语。

我们将在几周后讨论这个问题。斯多葛学派本身有着相当长的历史。早期的斯多葛学派运动的代表人物是一位名叫芝诺的人。

克莱安提斯和克律西波斯，他们是早期的希腊斯多葛学派哲学家。

公元前3世纪的早期希腊斯多葛学派。之后经历了一个持续两百多年的中间时期。随后是罗马斯多葛主义的繁荣时期。

罗马斯多葛主义的代表人物包括塞内卡、爱比克泰德和皇帝马可·奥勒留。

并且对西塞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西塞罗在政治哲学和法理学方面的著作，以及罗马法理学的形成，都对整个罗马法律传统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种思想随后传到了中世纪。因此，中世纪和近代的政治和法律哲学都深受斯多葛学派的影响。所以，斯多葛学派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

通常分为三个部分。斯多葛主义的历史。公元3世纪，希腊的起源。

中间经历了一段同化时期。然后是罗马时期，公元前两个世纪。